全邊略記

全邊略記自序

嘗讀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與其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五戎六狄之人民周知其利害包括紘縝詳哉其言之乃詩書訓誥動色治内春秋於夷狄以不治治之佳兵弗祥富强無迹尚矣受賑澤宮施於軍

禮文事武備聖人重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吁嗟乎豈不在帝臣哉粤稽輿圖幽冀燕并東遼西夏以及河西五郡所胥溺異類者若而年矣陽九詭元中華板板

高皇開運坐致廓清

文皇顯名威伸四駕夐絶千古振雪百

王

列宗代興詰戎無逸啓聖敎勤良在克

艱矣夫式於帷幄之内決勝萬里之

外其唯聰明睿知者乎中葉委裘謂

和將相則士可以豫附我

朝雖罷丞相府而綵綸樞密得其任者

心膂之於肢臂初不異也失之相始
求之中貴中貴而賢甚能助相之賢
而一不賢則必倒太阿持兵柄其流
毒莫可補捄故相者近而將者遠也
將必倚相或倚中貴然後自必其命
而大有為於疆埸閫此毋論將欺將
怯將羶且腐鑿其項踵以結交為能

事即豪傑全材邁往不屑士無知己者用安所望得當以報故道隆則為知人道汚則為私樹可弗慎與宣亞以來世冑日替驕婪不習佩將軍印專閫輙圉功而建牙之權更始文吏吏援枹矢石重驕後先而簿書太繁內所以娛相者彌親外所以役將者

彌敎良家弟子貧試帖括不就棄而逃之於兜鍪夫文以氣節勝而武以血氣勝養之久之者誰乎文與武漫爽其實則苞苴筐篚不媒自孚奪其駿骨眩其皮相夫夫也一旦推之轂賜之尚方劍何以令一軍皆驚邪苟若而可莫知其非矣牛馬走而待罪

視草縉雲天啓之季幸而褫崇禎叅
初幸而
賜環重有感於一彼一此之故恐僉羈
官非官員人也時情所競銓臺省散
及粉署更冀陟銓而牛馬走此簉
刀例多不予清要叨此署巳踰分旅
進旅退藕愧於褎蒐部中所云典故

惟堂稿而已多軼蝕即諸邊籌塞語
亢棟要領幾何而
歷朝實錄秘府莫繇徧誦于是據所管
窺恒苦固陋略約其文仰見
廟筭淵謨有嚴有翼其中藎臣哲士殫
厥精白聲施爛然所為開中屯墾駒
牧戎班車騎戈鋋火制烽燧版築輓

飛之法槩見大義儆率舊章可以為治若夫欺策忠勳怯邀勇錫[illegible]且腐者登潔籍而被竒褒又或時至而畫已周事起而諉相蹈膽任扶衰中于求快是則機務蹉蹉自指謀績不亦增拊髀之恨哉牛馬走出山日家廷尉命之曰毋曠職必正色以立於

朝而署中積習以舟旋當世為務牛馬走耻之乃絕干譽之途雖兩入而多迕也瘝曠寔甚別載視草是記也期無隳我大人之命

崇禎元年著雍執徐月次析木司馬尚書郎皖桐方孔炤謹述於職方司之澄清堂

皖城姚文選鐫

全邊略記再序

牛馬走之于司馬門也閱人多矣人將安歸乎歸于謀食而已矣聖人揉之曰敬事後食道固應爾習之陋也大文食小文大武食小武而文武相食交注乎軍民後之斯敬之矣謀之能工又能敬乎上慢下殘民乃沒產而隳防民乃喪

生而思亂邊腹交訌始別募兵以禁之而私食漸則公食匱司馬門之責綦萬鈞之折牙矣服官者未必皆敬事即敬事而衆維于澤其壑難填從旁撓之以氣燄挾之以曲聽否則禍讟轇轕不見是圖動遭傾軋彼區區敬事之微終拖脫不竟其用亦安能挽其波也然非司

馬門獨也才焉而未必用者以其食無
多也故吐之用焉而未必才者以其食
多且旨也故茹之夫群世謀食而莫知
所挽是豈想光明俊偉之業哉嗟乎小
人為之桴夷狄盜賊為之鼓攘攘焉爭
以食為務烏注而不亂不得已而操一
切之法內外休采猶然恩怨以附會之

之雖齊其剽未及其本也夫一切之法
可以礪頑鈍不可以勸賢傑也
聖天子虛衷登明而後輔銓院樞之經領
挈輔銓院樞布公延訪而後伯岳連帥
之精神動相觀而善曉然
朝廷愛惜人材之教莫不洗濯于當世夫
如是而文有債吏武有債帥他途倖竇

相率而恥之宣化於儔類中然後用人
始得其理乎聖書例簿勿拘可也黃金
不問出入可也謗書盈篋毋渝我息壤
可也閫以外將軍制之可也寵倖者誅
使百姓加勇焉可也二卵可勿棄而三
北可拜也良吏二千石以下潢池可毋
美也凡此者所以破其文網察其生平

令賢傑得有以自見非然吏治未清武功不競肉食者鄙又何閒焉宋歐陽文忠準詔上書曰今所闕者不過曰無將也無兵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誠如文忠說則治之必有術術之

必有本有剽也亦巽幸夫輔銓院樞多閱其人以礪其謀食者而勸其敬事何至一旦焉取未擇之才不才臨未經之任不任哉四方以無拂非獨司馬門之伐肆絕忽而已繇是論之所貴乎交相敬也方孔炤再序

全邊略記目錄

職方氏曰明興開

天一檄先播金臺肇
聖子纘服之基萬壽無疆是以首出之在薊門大師直下太原旋驅脫列次之以大同迅掃竹真次之以宣府函谷尢泥不戰而有截矣次之以延綏延綏廓清次之以甘肅賀蘭毳幕遂空次之以寧夏夫固原雄鎮築于景泰時故不列之外邊也柔遠人則西南夷不可罷次之以蜀滇黔獞猺種類夥矣次之以兩廣倭之天塹長矣次之以海冀青之墟

定陵恭已而治。維艱卒癉。斯未可與大寧河套度外置也。遼恢則馬歸牛放矣。次之以遼東。若乃財賦所自出。政教所自起。務德而不務荒。則京營外衛有懸疣養癰之慮。次之以腹裏終焉。夫燕代谷遼寧慶秦晉諸藩並建。時

太祖典訓重邊竟以

帝鉞四征。武功百世。是以有師中表臣哉鄰哉。大一統也。是以有神勢圖表。圖畢具而久安長治之道覩矣。略也者。此其大略也。潤澤之要存乎其

人

門壻孫　臨克咸

曹臺岳梁父仝較

全邊略記目錄終

全邊略記卷之一

桐城方孔炤潛夫

薊門畧 居庸紫荆倒馬三關在内

時維大明洪武元年。歲在戊申六月。

高帝命大將軍達徐等議取元都。先是一歲。平定中原。

諭遣諸將馳檄齊魯河雒秦晉燕薊之人曰。自古帝

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頽。元

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

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裳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廟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其可為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

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夷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

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
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相淮徐邳。皆入
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
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久無所主。深用痛心。予奉天承
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
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爲我讎。挈家北走。陷溺
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
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
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

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於鑠哉應乎天順乎人殷周之所以敷語也閏七月大師會于臨清進克通州擒元梁王孛羅元主大懼夜半逃去如上都八月師入齊化門斬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平章迭兒等禁士毋暴市肆安堵二年春元也速侵通州曹良臣以千人卻其萬騎迨夏復至　上命將軍遇春常以所部于太原者還禦之命文忠李副焉孫遵化度鹿嶺敗元

將于錦川獲以千計至大寧抵開平元主又奔北追斬慶生等進攻大興文忠設伏于歸路虜夜遁伏中斬鼎住得士萬人車萬輛馬牛羊五萬計振旅而旋秋七月師次柳河遇春暴卒　上慟之甚文忠代將趍慶陽矣三年北平守禦華雲龍攻雲州獲元平章大兒忽荅右丞哈海等自是小警亦聞備戍亦密矣乃頻年北伐十有四年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靣克嵩州高州諸部過駒驢河獲其知院李宣所部而還二十年置北平行都司于泰寧二十年永昌侯

玉。藍定遠侯弼王等縣大寧至慶州下令軍中穴地

而炊之。抵捕魚兒海偵虜主營斬蠻子降其衆主脫

古思帖木兒與太子丞相等遁去玉精騎追之千餘

里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及故太子妃等百餘吳王

朶兒只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

零口璽圖書一百四十九牛羊馬駝十五萬計遂班

師。上宴諸將于奉天殿賦平胡詩以賡之時大軍

之威既已震敗北胡朶顏元帥等表附來朝願服藩

職兀良哈古之山戎也五代爲渾莫奚爲契丹至是

奉　詔以其地置三衛焉自全寧抵喜峰近宣府曰朶顏衛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衛自黃泥窪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衛即其酋阿札失里等充指揮官各率所部歲入貢二十有三年命　燕王帥友德傅等軍出古北口燕王約曰吾與諸將軍受廟清之責來地則曠矣而耳目則蔽胡爲乎中路衆咸若遣騎哨之知乃兒不花等施廬于迤都天大雪諸將難之王曰虜不虞雪雪不虞虜速趣之阨一積也遣指揮觀童先焉童于乃兒舊至即相抱持而泣我

師已壓其營虜大驚欲勒馬走童說以燕王威德毋恐遂引見王王降顏待之賜之酒食醉飽之慰諭還營虜大喜過望比及營復召之來如是者三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而還乃兒較三百餘人入朝獻其牌印以乃兒爲留守中衛指揮使阿魯帖木兒爲燕山中衛指揮使咬住爲副都御史忽哥赤爲工部侍郎賜衣鈔有差建文四年靖難革命移東勝左衛于永平府東勝右衛于遵化縣徙行都司于保定散布興營諸衛于京府之境以大寧畀兀良哈始靖難師之

南向也首挾寧王入北平召兀良諸部從行軍中多有功舉以畀之吁嗟乎地險山川惜矣哉永樂元年本雅失里阿魯台俱爲尾刺所敗奔窟臚朐河將入寇命淇國公福丘武成侯聰王同安侯真火靖安侯忠王安平侯遠李出塞全軍皆沒上大怒下詔親征命戸部尚書夏原吉議運餉曰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力艱緣途築城貯之此法良便原吉等議用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程再築之諒留護軍上曰可二年二

月。車駕發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扈從。

三月。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斥鹵苦。士馬渴甚。翌日營西忽有清泉湧焉。賴以沾足。賜名神應泉。文凌霄峯。望漠北而嘆曰。元盛時此地皆民居也。蕭條萬里。顧敢倔強哉。四月。次玄石坡。銘之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次長清塞。夜望北斗在南。次濶灤海。五月。至斡難河。元太祖始興之所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上麾前鋒。一鼓敗之。本雅棄輜重而走。六月。班師至靖虜營。阿魯台復來戰。上率

精騎衝敗之。魯台遁焉。次擒胡山。銘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既而軍中乏食。

上就軍中貸之。回之日。倍其酬。乃獲全濟。七月。車駕還北京。十二月。遣指揮本荅哈阿升哥。齎勅諭福餘三衛曰。昔兀良哈之衆。患苦韃靼之抄掠。歸附臣節。我 高帝矜厥困窮。設衛授職。屬久叛去。及朕即位。略其舊過。撫綏蕃息。厚矣。比者爾爲本雅失里所脇而掠。又者苦烈兒等紿云市馬。實行寇伺。罪奚可

容今諭悔過贖納。不然發誅。當　文皇威加大漠。而其狡焉如此者。阿魯台納欵。且請約束吐蕃并女直諸部。　上問侍臣多請許之。黄淮曰狠子奸謀耳。使各爲心則易制。併爲一則難圖矣。　上曰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已矣。乃不許。　仁宗初即位勅朶顏良哈許其改過自新。仍其前貢曰吾屈已哉。安百姓哉。宣德三年。　上以秋高馬肥。欲親歷諸關。警飭兵備。　勅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扈從。八月　車駕渡潞河蹕虹橋。九月入薊州。官者朝。

上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其民有樂不可支者。爾郡長而勉之。次石門喜峰口守將奏兀良率萬騎侵邊請徵兵。 上曰孽虜何能爲。若知朕來。當駭走。其擒之勿縱。此出喜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並轡。期會大兵集。則緩矣。 勑以鐵騎三千。衘枚斂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虜望見不爲意。意戍卒悉衆戰。 上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 上手射其前鋒三人。應弦而殪。繼而神機銃疊之。虜大半死。餘悉潰走。 上獨以百騎直之。黃龍旗見虜

乃墮馬羅拜乞命乃生縛其渠斬之乙卯暨戊午越五日驛會州以重陽節大饗將士仍捕潰衆俘之上大喜製詩歌慰勞軍中越七日班師百官進平胡表　車駕還京謁告　太廟朝　皇太后置酒上壽

七年成國公勇朱條上便宜八事永樂之運糧口外也供開平官軍而巳近失樽節而槩放之則運不息且如遼東極邊且耕且守其供不出于民諸邊何不倣此萬全轄洗馬林長安嶺黑峪口等月饟宜于附近支之開平糧支于獨石倉便萬全左等糧支于宣

倉便。雲州赤城鵰鶚屯住之糧。支于懷來倉便。蔚州保安隆慶永寧所徵豆料。宜輸獨石倉便。宣府衛月糧。乞以其半折潤布便。蔚州調軍不應常住。宣宜令回衛屯田。人歲納六石。各收于附近倉便。守城旗軍。亦宜摘撥于屯便。隆慶在腹。令罷禦歸屯便。懷來等挈家于順聖川牧馬。宜支于蔚倉便。其宣府廣昌軍調遼久不代。宜撤回便。　上命行在戶部會議從之。令郎中王良都督毛翔專屯務焉。正統初。泰寧頭目納哈出等。請使臣臨衛。狡也。　上以遣生擾就令所

部約束之不用命者奮請誅賞。乃又 勅總兵王彧曰。近聞兀良哈泰寧朶顏福餘與瓦剌交歡。累入貢覘我也。宜諭逢慶逢警。則有遣奏。非大頭目所差。其貢獻悉罷免。九年兀良哈等雖陽貢。屢寇遼東延安邊境。 上怒其反覆。命成國公勇 朱 同太監僧保出喜峰。恭順侯克忠 吳 佐之。興安伯亨 徐 同太監曹吉祥出界嶺。都督馬亮同太監劉永誠都督陳懷同太監但住出古北。各將萬人。約至黃河。至河期而會。斯時也。物力充牣。精銳驍動。中涓後談兵。專命出塞而

車駕北狩之禍伏矣。景泰初。兵尚書于謙定策。應之略自薊門始。以易州策紫荊關。以真保策倒馬關。如白羊天壽黃花警。則京師策之。廣昌及各關總會者。名選軍三千。委一都揮領之。雁門關則專遊擊石彪策之。而虛其將軍楊能之身。相機策之。四年。命御史沈性自山海至猪圈。兵主事黃節自古北至白羊。陳銓自紫荊至十八盤。各巡其軍。都御史鄒來學奏。古北潮河寬漫走沙。築垣無塞。請于京廠大戰車。撥四十輛列之。以免倉卒。從之。泰寧革于帖木兒上書

云往者也先令我三衛擾邊又召三衛爲彼役我不敢背願附塞居住爲中國藩並乞大寧廢城及甲盾賜下兵部謙以爲詐也　帝曰從之生釁即勿從失夷心崇陽侯懋　陳議縻之譯以告曰近塞圍獵恐不便于業去塞二百里可免疲甲盾遇敵奏而給之嗣是紫倒二關則操民兵守矣後免歸農成化二年兵尚書馬昻以邊報繁復二關民兵六年守薊太監龔榮奏福餘平章遣赤勞溫等報邊外情下兵書白圭議朶羅乃王往年爲幹失帖木兒所敗巳奔卜剌

罕衛近報又云幸衆東行此虜雖敗亡之餘而部落實多糾合醜類取朶顏爲鄉導或有之矣幹失牧四萬于西北勢亦太甚其令薊及宣大各嚴之九年提督揮使吳廣提喜峰等關于貢者不時納俟其饑困徐啗以酒食與之貿易取其良馬並胡豹皮比還又多取其寄留餘馬及所賞彩緞輒爲阻抑三衛怨之屢犯掠遼廣治贓死于獄十二年薊總兵馮宗奏三衛與北虜通有日矣堡額二萬九千八百餘人逃者未捕乞于謫戍囚徒及雲廣遁人潛境內者乞容招

集且喜峰羅文黃岸劉家石門一片桃林悉寇衝也所屬舍餘民壯宜編伍教之冬則協春則免下部議格不盡行之兵侍郎馬文升議于永平孳牧馬內選牝千匹分給永寧監官軍三歲收其駒二大司馬項忠是其說推而行之十四年古北城垣圻五千五十丈敵樓圮二十三間水患也都御史汪霖巳役境戍修之復請外衛秋班摘撥兼繕　上是之英國懋時張總薊兵欲留京操軍士勿佐工而量起民丁應役下部言民間歲饑役重卒難徵發仍摘京操甚便遂

從如例葢自是十餘年太監汪直征伐宣大而薊門亦尚緩矣弘治初都御史屠勳于猪圈更立二關北日北水谷南日南水谷增墩守之勳請馬蘭兵出境勦虜以報密雲之役部議叅將吳鍃王志伏于關內墼其惰歸乃有名毋濫出以召衅兵主事歐鉦奏密雲亘千有餘里戍軍僅五千餘而潮河口濶一百七十丈請摘馬蘭燕河二邊官軍各一千五百助之勑兵侍郎王宗彝工侍郎徐貫相度石城增設兵備使兼理永平諸屯宗彝貫覆奏曰潮河城之不便增

戍便。今以京營三千分番川口。人地不習。宜掣之。而代以與密六衛附近者。州縣寄養之馬。宜充密雲操之無馬者。響水谷各設大墩。上屋下壕。各諜者二十人。分瞭而代。若黃花之用京營。外衛輪班。每失常期。請如例撥長陵等衛。近而操。近而糧。益而鹽菜。從之。九年。戶部奏永平盧龍撫寧並沿邊七十八處官軍萬六千餘。例于薊州支糧。動廢時月。帶甲枵矣。以永平之運薊者。夏秋稅三萬石。草束折米萬石。量發薊銀易米五萬石。俱存附近。冬十一月至夏四月支之。

以海運十四萬石折色九萬八千金解薊夏五月至冬十一月支之報可時弘治十年始也七月　萬壽之貢不至部奏三衛啓疆之心微焉馬蘭燕河之二營道遠莫致請暫設一遊擊駐于三屯添設協同駐于燕河別選遊兵三千駐建昌以應之命王杲白琮協揚勝而定自去年秋及今十一年秋虜入密雲掠二十一人兵備張璉參將吳玉自劾駐遊兵于建于密各三千犄角之罰九九而罷巡撫洪鐘奏潮河地皆流沙難于疏鑿請于關東二寨三寨之間其山外

峽內夷鑿爲兩渠以殺水勢復砌堰引水繇川中行築關臺于堰上守之以百人虜不得衝突矣永平逼虜素無營壘欲將遵化以東十四衛九百餘人留永從之總兵蔣驥以隘兵弱乞留興營等衛三千免其京操而邊上山林蒙密反滋虜窟或築或芟攸寧之策也部從其請十二年巡按高銓疏居庸關外東西隘各有蟻境焉雖曰隆慶左右懷來永寧四衛爲腹然外口不密賊騎益進誰能爲脩請以其京操二百五十人回其衛以撥口巨馬河之北三里地勢平展

可築一城下視紫荆關戍之以壯關焉報可十一月大司馬馬文升奏弘治以來邊吏貪功啓釁遂致寇侵次密境二十四次蘭谷境七次燕河境十七如蹈無人久而習玩今馬步軍增至三萬五千而一虜無獲請督責總兵以下方略宜如宣大例分爲三路而大將軍居中熟計其要害十四年工科給事馬子聰等劾洪鍾鑿山改水功久不成　上命錦衣牟斌徃勘復遣太監李璋工侍張達徃報鍾所鑿石洞泄小水耳夏秋溢石墜仍故道其地多沙耕種匪宜若其

修築石城長墻續可嘉也兵科屈伸等劾鍾欺罔之罪有三臺省交論請逮治之尚書文升亦云鑿河之妄費不貲壓震之嗟怨已極　詔罰鍾俸十七年

命工侍李燧大理少吳一貫通參叢蘭經略邊關燧起山海廟山至密墓田貫起黃花桃峪至居庸白羊堅子谷蘭起紫荊南山至倒馬之葦箔嶺　召至煖閣曰爾等往整之增軍之少者治吏之不職者務圖久遠勿爲虛應各賜白金綵鈔以辭燧奏古北及廟山垣一千五百餘里營堡二百四十餘多圮而衞卒

赴工未免重困乞于順永輪班匠叅之以下班之軍協守之舍而修築之新立石匣等營防守乏士乞都揮張澄郭振所領軍分投布列不足者召募以實之制曰核毋冒十八年朶顔都督阿兒乞蠻使貢言迤北小王子欲妻以女不從願爲效順太監陳棨以聞降
勅奬之正德十年軍務侍郎陳玉奏官軍四萬九千五十餘逃者七千餘令所占之役清還于伍而賴餘丁以補其役燕河所轄五百餘里非一人所能督宜分擦崖迤及潘家營委之叅將張銘駐太平寨

議允之關御史張鰲山奏撫守巡官各住一方兵分力寡而號令二三遵化一城適中請併治于此近年衛弁假托軍政取回不及原額之半故在京冗員甚多而邊受其弊自今請勿取駐牧熟夷叩關乞鹽米而架砲之夜不收反出其外染習華風熟知要害速宜遠之初花當子把兒孫千騎毀鮎魚關垣而入遂寇馬蘭參將陳乾指揮談茂馬英死之侍郎王巡撫王倬報虜五百騎入板場千騎入神山千騎入水洞于是以桂勇充督僉統西官廳之三千河保達官三

千往禦之而恤蔭乾等哀顏督花當令子把真打哈
齎沓文謝魚開之犯願貢馬十匹服罪而通事王遠
孟昇宣諭有功部議把兒孫雖暫遯仍宜拘治爲誡
保定撫周季鳳與工侍沈東翹爭盜採之禁曰易州
厰炭薪雖稱出廣昌蔚州靈丘而奸商憚遠涉乃盜
之紫荊倒馬皆禁山也一障之一伐之法弛矣議從
鳳言嘉靖九年薊糧儲主事康河言本折之顛倒也
官軍四萬二千有奇春夏本色秋冬折色例也外解
不時銀米兩乏如遇支折之月而左藏無鏹顧乃賤

難以取盈及其支本之月而運撥愆期顧乃增價以
傾橐每歲無名之費四萬二千餘金良可惜省乞
勅監兌遮洋海運以七月爲率抵薊候給大計稱矣
報如議巡按周釋疏請各邊中官旣革則石門內臣
不宜獨存朶顏之種花當已死其次子把兒孫亦故
宜早定其嫡孫華蘭台銷攘竊者心懷戎至計也夜
不收所繫至重宜拔其遴厚其實恤其死事者然後
可責其刺探微密豫識虜情緣邊無武學宜廣設之
使知禮義之道韜鈐之紀也可之自把兒孫之犯遼

也其零騎闖于薊屯于石塘御史聞人詮條其敝曰將之有統將之紀也建昌備本屬燕河而妄稱專勑曰我遊兵也聽部符而已黃花備本屬密雲而各自立統大水峪之寇誘焉奪氣喪師職此之故戍守之役非土著不能知其險非恒業不能固其心如黃花渤海最要害而老家軍士不過一二百人雖班卒踐更曾無厲志建昌營舊倚中貴人私之習成悍驕矣似宜選于　七陵之軍雜于三戍地而給之田廬然後順其情而銷其獷天津六衛之班何不解發其免

操之饑。補新舊軍之衣器。誠兩得也。馬永蕭陞其才。堪總戎。請遣大臣專督。特爲振作 上嘉納施行之。時新任大將軍卜雲遠在甘肅。以提督東官廳總兵官張輗署之。上便宜七事。一闕伍二選壯三增墩四嚴哨。五併村六掘窖七召補。從之。命給事中曾忭勘薊撫王大用。參將袁繼勳等。先後失事狀。奏記曰。薊失之大者五。一犯冷口擦崖者。朶顏夷打哈也。罪在大帥楊鎮。通事王遠。貪鄙乖張。不恤貢襲之宜。三犯大喜峰者。打哈倡之。而脫木滑之。罪在撫臣王大用。

謬憑故牘經營霧靈山妄開馬市遂啓戎心先經兵
垣劾罷矣五犯黃花俱野達通漢老先爲之此夷非
隙特防疎耳疏下都察院逮問擬遣有差初正德
車駕之巡幸也中貴監守官各開按伏行糧之例冒
費無算後都御汪玉華之至是撫張嵩創于石塘之
警奏復其例凡馬蘭等營出入九十里外按伏者仍
支糧以行十六年塞天壽山黃花路口塞之誠是也
總督侍郎胡守中大專精于石匣以爲潮河墻子之
中區也喜峰貢路也故有來遠樓可容萬人水嚙而

未葺夷人過其下曰樓猶如此豈能伐我哉華蘭台驍勇絕倫私與北虜和親日事鈔略密口之去小王子牧地一二日程耳臣以身臨邊宣諭威德請特頒綵段犒之禮部議華蘭台補貢旣赦後期之誅復加殊格之賞此舉自邊臣行之猶恐遂例若以降解出關須于 天旨長驁滋貪犬羊無饜從之時守中于本兵張瓚深結禮尚嚴嵩被特簡受事則伐塞外古松數萬株沒帑金以媚內大貽虜害復索富商宿將多金御史洪源科王燁劾之及大敗逮訊論斬六月

大同虜諜沓至大司馬策總兵祝雄駐密參將王繼祖伏古北遊擊毛尚忠守白羊遼東將趙國忠駐寧遠河南撫駐懷慶山東撫駐臨清東西廳駐通州紫荊兵師周徹駐保定爲涿州應本兵率大營駐崇文三門外保定撫丁汝夔請留定州茂山之班以補紫荊留真定神武平定之班以補龍泉而以津河二衛之班分助之外援則調大同之遊兵內防則調薊遼之遊兵迄于南至順廣各以留班撥之仍給種馬于民兵免其入解乞帑十萬爲芻積又接境山西舊無

墩哨。宜請增置。俱得　旨。御史郝名。言黃花鎮將。縱役班軍。治裝索然。大損其舊。亟擇其精銳駐大水峪。用應三方之警焉。二十三年。虜酋自通事寇黃崖。我軍敗之。復寇大水。我軍又射却之。都御許論。躬督戰。而副使翰智。守備張鳴謙劉道等。咸有設奇之勛。升賞有差。兵書戴金請修重關之險。遣侍郎路迎。往理宣大偏關。為東。密西薊之捍。覆議郭宗皐之疏。虜繇獨石四海治。則指密矣。繇青山犯喜峰。則指薊矣。薊故待機于宣。爲率然勢。特練蘭谷等遊兵。從匣以壯

密焉。防守之法。但嚴分于城堡。而公疎于邊墻。非策也。自夏初及冬初。議堡兵晝墻正界。而出之以律。宗皐更請分主客兵。而東路西路。有那移之弊。奏乞京營三枝協之。而重定偵伺之賞不爽者。例以擒斬優之。預擬借調之法。脫居庸有急。量調建屯。脫密雲有急。量調居庸之京兵。各允所請。總兵許國言。因地用兵。機宜乃合。庸荆二關。地勢險阻。不利馬。利步。各馬五百。步一千五百足矣。亦以宗皐之败大水峪也。行宜騎。而建昌五百人則单。败渤海所也。峻宜步。而騎

兵三百則匝曷更易之。兩地悉便。其按伏之兵五百人回營練之而聽警發之給事諸葛晛有增官之議。本兵難之曰薊增設副總者二叅將三守備十有二取遊兵于宣爲天壽之援布京營于兩關伏鎗手于豕似已周矣二十五年郭宗皐告急請調允之越年復奏乞勿調請折其犒三萬金發薊而上伯華獲猛華秃之勞乞官其子　上曰宗皐昨歲虛張虜勢輒請京兵今歲豈能預料無虞輒擬止調且京兵原不專爲薊設胡乃輒扣犒募若夷人獲功國有常典違

例濫擬。殊輕肆邊寄。令革其職。巡撫孫應奎。議薊之通馬步隘口者凡九十九墩垣之修者一萬七百一十二丈。秋防雖畢。夷報未靖。乞留保定營兵。上馭之日。邊自有主兵。嚴冬留客兵非體也。亟令掣回。二十八年。侍郎范總經略薊事而言曰。潮河古道門外蜂窩。增墩一。設橋一。兩山之對。設敵臺二。龍王師坡二寨。加敵臺三。各募勁卒戍之。居庸關之外。爲宣內地也。互推非法。宜下互策之令。如紫荊之桑谷。倒馬之中窯峪。龍泉之陡石。故關之白灰溝。宜創城設險

以佐各關之急。阜平縣之文溝有鑛焉。愚民聚爲亂。宜撤巡司。覆可。保撫商大節議掣通涿之戍以還部。議薊急而保緩。毋或二三以滋觀望。關御史姚一元言薊軍之減也。撫賞累之也。往者賞不過鹽米。今益以牛羊幣筵。歲用萬四千金。將取之軍。軍貧輒亡去。公帑既不可支。官署之儲又無從措。不爲之所。軍日困矣。下部覆。屬夷每歲再貢。往者三四百金。取諸景忠山香課而足。今無慮數十倍。而隙掠較甚。陽順陰逆。良繇撫賞太褻。威防不立。而典邊者藉口于掩捕

謗襲之禁顧忌因仍致釀內患其今非貢期者閉關二十九年都御史汪汝孝憤三衛之索無厭也嘗出境樸殺之諸夷以此蓄怨猛可犯蘭谷又犯河坊前後斬二百餘級盜雖再失利然遂通北虜潰古北矣八月虜酋俺苔脫脫辛愛等糾合套虜入犯宣府不得入遂擁衆窺大同仇鸞奏虜東行且犯宣薊恐近京師請移師居庸以備不虞及警報日亟乃發諸邊京兵共三萬六千分布關隘虜自宣府走薊塞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以火砲矢石下擊之虜乃佯督

衆綏我師而別從間道至黃榆溝。毀垣而入。汝孝兵大驚潰。虜轉掠懷柔順義。聞保定兵駐城中。遂遍通州。巡按王忬先期駐通。牧漕舟艤潞河西。阻之不得渡。分掠密昌諸州縣。忬夜令人縋城走京師請援。上聞。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通。而命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四塞。以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貴蔣總督之。虜大衆營白河東。仇鸞以大同兵二萬三千至。楊守謙以保定兵五千至。遊擊徐仁以延綏兵三千至。巳而宣府山西遼陽各以兵至。凡

七鎮五萬人。拜鸞爲平虜大將軍。總諸軍事。賜襲衣玉帶上尊千金及密啓封記曰。朕所重惟卿一人。得密啓奏。以守謙爲兵部侍郎。提督團營駐師城下。以衛都城。復以陸炳督守城諸門。議察非常。都御史商大節督巡五城。防內釁。宥獄中邊將戴倫歐陽安。從戎以自贖。分遣京營兵屯內外巷陌間。京兵見敵輒驅之出。皆泣不前。時勤王兵皆輕騎。不齎糗糒。上命犒牛酒。諸費戶部無所經。以文移往復之。三日後人纔得數餠。既發粟而釜甑囊橐一無所藉。士卒饑疲

甚陛炳疏乏軍興 上怒責計部不前定李士翱等
皆褫服視事辛巳虜北出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
民貲焚其廬火日夜燭天至東直門執御廐內臣八
人去見俺荅睍坐氊帷謂曰若歸見 天子好爲我
致書及啓書多嫚語求入貢 上召嵩本階入便殿
授以劄令各書所見羣臣相顧莫敢發司業趙貞吉
抗言此不必問恐後生儒夫闇於事虜不舉入寇震
宮闕乃許之貢何異城下盟不可檢討毛起謂時事
孔棘宜暫許俟出塞而後卻之貞吉叱起謬語然中

貴人業已聞　大內矣議奉入時已暮馳騎召吉至西苑賜酒食令條奏貞吉大言　陛下宜御奉天下罪己詔速獎故都督周尚文功并釋沈束獄以作人心士卒不力以主將多冒首功耳今誠募一首予百金捐十萬金虜且立盡　上即　詔擢貞吉兼御史齎萬金往募首功癸未虜躡鞏華城犯　諸陵轉掠西山良鄉保定皆震次日亭午　上出御奉天殿勅責逮繫都御史王儀王汝孝總兵羅希韓即訊汝孝道梗不及逮時儀在通州屯兵城外而閉城固守

會仇鸞兵掠食諸村儀令人捕之繫諸獄鸞兵大譁爲御史所劾逮至以恇怯不戰削籍超遷巡按王忬爲僉都守通州時 上下恬熈忽遘變大兵束手無措即偵報無一當者凡往偵不十里遇避寇者訛言即返報復遣一卒亦復爾日數十報即城中數十驚于是大同軍故爲推髻掠村落無所忌即捕之輙自詭曰遼東軍盍朵顏諸部虜諜云導之入寇者也鸞方蒙寵養人不敢忤大同軍而 帝以其入援爲諸道先即掠食足矜鸞亦自私其軍不繩以法兵書丁

汝夔無可奈何輙令曰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驕而又自稱遼陽軍人遂詬夔山東人庇其鄉耳及虜薄城而汝夔受計於嵩令諸將勿輕戰虜飽自去耳諸將固不敢戰乃談曰汝夔有禁勿戰語稍稍聞 禁中而鸞率兵故遠屯郊垌虜薄城楊守謙屯城下兵少不敢擊虜城中人人見之而鸞遠避無從驗自謂擊虜酣戰不能回薄城也而虜多殘中貴庄墅中貴遂詬汝夔守謙貳於虜 帝乃命執汝夔下獄而遣官自軍前逮守謙即訊丙戌刑部彭黯都察院屠僑

大理沈良才會訊汝夔守謙罪斬具爰書少緩　帝坐齋宮趣其獄不至怒黯等比周故緩獄以覬倖免亦逮獄與杖奪俸時虜已東京師解嚴丁亥棄二臣于西市梟以徇時科臣按例三覆奏　帝亦杖之削籍仍追理貞吉廷議多骫骳謂其狂誕申理周尚文沈東而齎金不能得首功杖九十謫荔浦典史己丑虜將金帛人畜北去欲西奪白羊口出塞而留餘衆城外以疑我會鸞率諸鎮兵尾之阨險不得出乃稍棄餘物從東南行至昌平猝與鸞軍遇縱騎蹂躪鸞

軍創。幾獲鸞。得裡將力援免。虜循古北口故道出塞。鸞先後得二百級。自劾無功。 帝詔進太保賞賚甚渥。汝孝雖被逮未至。就軍中鞫虜獲首功。比訊準後功未滅。戍邊。九月辛卯。虜盡出塞。遣侍郎駱顒賑撫被虜郡縣。掩骸埋胔。李士翱先以乏餉褫職。仍命削籍。郎中沓戍邊。初守謙之入援也。提精兵五千。 上甚壯之。而轆嵩內譎。心嗛其奉公也。故終以不全。仇鸞。以他途獲寵。多綰軍國大議。鸞請徵邊兵入京。兵部曰。禦寇者不于門戶。而格鬬于堂奧。可乎。 帝命

宣大二邊勿徵寇入犯即星馳入援屬大將軍各邊
共選六萬八千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於營諸
將分詣各訓練十卒以備北伐鸞請駐師宣大候冬
月大舉伐虜于是兵侍史道願整士馬戶書孫應奎
願備軍餉工書胡松願利器械乃命戶部括各省貯
積追積逋以俟軍興至是兵部調班軍三萬赴薊而
鸞執爭之 上已可鸞不准調矣左侍郎史道奏邊
墻限虜不爲無功忽于修而怠于守何異因噎廢食
耶借役各府濟變之計也 上乃屬總督何棟築之

鸞又奏泰福二衛夷畏虜徙夾墻宜撫回原衛牧住如其寡弱悍歸亦當計安插之得旨下何棟報奏三衛各有分地朶夷牧薊之邊泰夷牧廣寧之邊福夷牧開原之邊近年小王子打來孫侵于三岔與泰讎殺避入夾墻亦已復故地矣三衛貢口如常初未告警其在遼屬夷稱虜患者即二衛遷徙水草問故靡常耳無可安插然互屠而不外附加撫為宜嗣偹禦有功如陞朶顏例　上允之鸞又奏朶顏影克哈哈赤哈舟兒陳通事昨歲導虜犯順及虜款而復誑

焉。請加討。兵尚趙錦。總督棟。咸稱影克哈哈赤乃桀酋也。受都督之職。一有搖動。諸酋俱叛。逼之合勢。如其勦入深陷。難保萬全。縱能一鼓殲除。徼屬夷而延北虜。草肥水援。益彼南窺。爲討左矣。惟哈舟兒陳通事。咸我逋逃。爲之嫣搆。多方擒捕。用戒戎心。上乃從之。又奏薊空矣。宜以大寧都司移置其地。如慮重遷。或以大寧所屬外衛班軍。免其京操。撥薊爲禦。部議移司較難。改操較易。春秋領班。添設叅將十遊擊二分番赴邊。舊以薊分十區。區一叅戎轄之。有將

無兵定擬歸併而班軍三萬人授一室計費二十萬金汰老弱分衝僻嚴截殺剿殘賊遂定爲八區而督臣具上主客之數三十二年兵侍楊博兵書聶豹相與論昌平事不嫌鹽梅之濟焉博之言曰昌平都御苦無事權宜割涿霸十六州邑建之開府豹之言曰逆鸞之奏設昌平爲所私也自虜入患已分八區設總督軍門矣昌平都院葺之便博又奏長峪鎮邊橫須三城宜設參將爲援許之是時虜勢甚熾朶夷喝索繁矣雖留山海商稅佐之益不給邏卒出塞輒縛

之。臨關而叩贖。將校幸苟且。每歛軍資賄之。去其不得所賄。輒殺所執卒無忌。關御史楊金謂孽胡可長也。宜問之。不則閉關絕貢。部奏御史言是也。三十三年桃林叅將李意賺得冦酋漢于獄。東西虜把都兒打來孫擁數萬。從虎山犯潮河及于軏垜吉了。總戎周益昌禦之。丙寅攻龍王谷益急。又分攻松嶺夜襲孤山。俱不克。我憑墻擊之。虜多傷者。丁卯虜薄古北。而大同平虜堡亦告警。是時虜百道進矣。 上爲旰食。遣廠衛卒偵之。得楊博擐甲登陴宿垣上。諸將力

禦狀詢以實聞　上大喜發萬金犒師博益昌各賜服色以寵之三十四年虜萬騎犯馬蘭谿寬佃入叅將趙傾葵指揮褚文明李湘周官黃世勳段起元孫世爵死之總兵益昌從建昌引大兵至虜引去棄馬緣山磴而走拾虜級二十餘馬四百餘總督侍郎王忬奏薊畫地而守定步按定州等遊兵可減馬八千四百副總王重祿可減馬三千五百遂為式屬夷伯思哈兒窺邊守備詹承恩出哨盡殺之還白忬忬謂夷罪未明承恩似專殺以釁　詔驗之三十六年把

都兒以數萬入流河口直犯永平遷安副帥蔣承勛力戰死之二日出境　上褒卹承勛而降罰忏等會御史楊惟平劾疏謂忏飭戰誇功　詔以自贖大學士嵩奏報曰虜乘流河墻缺乘虛狃于得利速核未完之工修築堅固亟練原營未宜專侍入衛而已京營數不足十萬應責戎政實操之　上問邊墻起于何時先代何策爲上今當遍閱焉嵩對五代時十六州之地遠矣　太祖始入元君付大將軍達以修隘之任累朝加繕盖嚴庚戌後議費百十萬極衝次衝

之口既報竣桃林劉家以為山險也惰之虜從僻入此後疎者治其董役之罪人知警矣兵書許綸條七事以開白薊形勢與他邊異他邊多有重關如大同之三邊陝西之固原宣府之長安延綏之夾墻皆據層險而都城根本之地獨無虜即揚鞭已闖其戶漫無限隔臣早晚思之惟渤海所之南山陵之東有蘇家口實為阨塞直抵張灣百一十里灣至通州北塞籬村四十里白河水深沒馬可據守焉塞籬至蘇口七十里間地形平漫最為虜衝若築臺界墻庶幾夾

制不能直薄長驅也。命廷臣僉謀。允行之。三十七年。追論冒破修邊之罪。前侍郎吳嘉會。黜爲民。何棟閑住。邵世勛等三百六十人。王臣等八十三人。悉薄治之。臺省萬民英袁汝是等。劾報之數五十七萬三千有奇。已冒四分之一矣。楊博議以薊入衛而調于宣大。王忬執之。上曰。分區練守八年于茲。每遇秋防。第思多調邊兵。此豈遠謀。而且彼此紛爭矣。忬又請調遼步駐于馬蘭。上曰。遼饑甚。可復調耶。部科共酌以報。職方郎唐順之。復閱視之命。曰昔漢武以

漁陽突騎定天下。唐藩專制而盧龍一道。虎視河北。士。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沈鷙。即今薊是也。以臣所見。尺籍耗減。除夜不收千人。屯建兩營。古燕兩匯撫標射手數百人之外。皆罷憊朽鈍。不濟緩急之用。近日寬佃河流之變。至於近撤宣遼。遠徵延固。甲冑蟻虱于道路。杼軸匱竭于轉輸。蓄積弊之極耳。練主減客。

天制久須。不謂仍徵發為常。置主兵而不整。誰之咎也。今可練主一部。減客一部。期于主盡練矣。而免調為長大約馬步額九萬一千有奇。逃亡至三萬

二千有奇請治總督以下疎曠之罪得　嚴旨降仟等二級責以三年有成　上問戶部以虛兵之數尚書賈應春對以不知　上責之曰所查五萬九千三十二名文冊歷歷也于是通徹覈之諸弊始得　上因問內閣邊兵入衛起何時建白何人大學士嵩對祖宗時止有調赴土兵各省殺賊之例四征不庭及于邊警皆簡京軍而往正德七年劉賊陷入山東河南始調許泰郤永領邊兵而逆彬統宣大勁卒扈南巡之駕此輩入窺京軍庭弱必驕橫內輕隨有叛軍

之變。識者憂之久矣。逆虜遣臺官四員。分往各邊。選入衛者十八枝。虜自領之。名曰護陵。未曰守薊也。何棟暫借二枝至王忬。乃盡調撥口。致賊乘虛入遼。禍實繇此。　庸思遠矣。王忬議河南入衛不如徵其歲費十萬來募之一也。操勾之法。行于軍則窘矣。士著流寓。詳其雜徭而抽之一也。淸勾原籍。乞專勅稽之一也。造營房恤士矣。給荒地墾之一也。撫夷之費。如唐順之之策。歲給三萬金一也。兵備楊航賢張子順伊介夫借冦一年一也。逃亡士卒責其鈐轄官以

五百爲升降一也依議行三十八年虜自遵化東掠
至遷安西至玉田等駐五日薄暮趨鮎魚遯　詔御
史查虜所從入及守臣失事狀御史方輅等奏黠虜
屯會州垂涎內地久矣倉皇失策以致荼毒不可言
飽利全歸玩敵宜治　上逮忬于詔獄司敗比宣督
翟鵬陝督張珩例戍之　上駁之棄市都御王輪降
二謫外總兵歐陽安等下巡按逮問如律忬輪事同
而罪異者賊嵩因賂高下焉故也總督楊博著畫地
秋防三令兵備官各移駐控邊焉天津雷夢麟駐石

塘窩雲李尚智駐古北冀北董邦政駐墻子薊州伊介夫駐太平霸州溫景葵駐燕河昌平栗永仍駐昌平保人冬解嚴以爲功罪博又留延綏固原寧夏三營之軍爲春防計非計也七月把都兒犯薊西胡鎮擊破其前鋒于連陰復分犯沙嶺燕窩白允中等憑墻禦之乃引去是役也酋狃于舊六月尉州之獲而總督許論諜知其情半月前厚集以備故不得利論乃條上封事禦虜之策守險而已矣嘗於口外道旁對築敵臺去墻二十步而近置軍輪戍以火器夾擊

之。臺軍自取善地。與內守者韋襄斯固矣。職方郎王叔果復閱視之命曰。舊兵瘦勞饑渴弱而不能練。新兵烏合應募驕而不暇練。邊城曹寨等遊兵皆客居坐食冗而不必練。貴先擇主將耳。將才則兵自精。如黃龍黃演七八人悉貪庸不職。祝福雖廉其才出于雲冒之下。詔以冒代福而併提督之署焉。總督論奏薊實之無資也。率私貸募饒減月餉以塡之。此何異剜肉補瘡。勢必糜爛。請戶部歲須萬二千金。兵部更給馬價三千餘。則取之本邊軍租贖鍰及香課。毋

累貧軍。自是冏寺馬價爲漏卮之萌矣。時境外有闌入石門據牛者。酋長影克及其弟一凡魯思以其牛還。縛盜者以獻。則被掠者也。賜酋衣幣而赦被掠者二人。召博入掌大司馬。博具上略曰今之邊九而薊其腹心也。永邵保凡愼擺要三部寇大同。而其酋俺荅黃台吉把都兒土蠻等潛形不露。恐其窺薊深莫先于逐大同之寇。清以壁之。伏以奇之。精以搗之。則薊勿能近矣。莫先于獨石之哨。所謂薊得其情。獨石得其形也。請責宣以偵馳之。且各區悉聽其宜。胡

爲督撫虛加遥制不逮制而兵備之賞罰乃厲也昌居于宣率相諉担其與懷隆永治務明唇齒以維之著令匹虜不入倶授首功加燕河之邇遼也聞警赴援其勿候徵乃發于大司農請于年例外加餉四萬兩　詔節之勿侵兵郎中許汝驥奉閱旋奏記曰薊之門兩焉懷來海冶其居庸之外戶也寧屯其山海之外戶也戍屯一空止恃叛服不常之屬夷爲蔽焉可乎薊之軍三焉繼補者以丁繼丁多脫籍而鮮實召補者以人代役率萃渙而易離新募者設法克數

多騎惰而難用軍目日衆軍奸日滋唐順之徐善慶選練之説亦既施行而成效未睹蓋六弊焉私役賣閒弊一精卒健馬多爲大將親軍獨遺老弱守邊弊二科斂無術弊三廢弁冗食咸取之軍弊四屬夷挾賞無厭弊五給餉不時弊六部堂列其説而益之曰餘丁備繼補之數盡麗尺籍也河南折衛之歲解勿愆期也憲臣勿攝副帥之署也廢將宜驅逐故鄉也以拒守匹馬不入爲首功也椿朋之限毋後時而追呼也上覽奏華論任罷總兵張承勳等下闗臣治

之撫院張玼降一調之委楊選以訓練總督選條奏
日主兵不振者防守修工其饟獨薄加以撫夷之私
扣逃亡行乞邊兵不振者陝綏所來羸馬殘械窮居
其半班軍不振者寧山德州天津河通有春秋二班
之名涿鹿四衛有下三千之名浮脆不武住者乏食
募兵不振者舊四枝新二枝各利糧而已糧缺則煦
煦慰拊猶虞徯散何暇教演哉餉運不振者主兵糧
半出于民運客兵糧全出于內帑年終會計戶部類
削之商價過期災沴歲被月給本色尚保一家月給

折色不贍一身遲及四五閱月甚矣入衛動千萬里離一二年而一升五合之餐半入糠粃沙土如之何不典甲賣衣餒而逃也訓練不振者大操迄事無賞無罰士藝何能得精尖哨家丁不振者無警無趕馬之利有警無斬獲之勞將領不振者臨陣逗遛不斬仍復夤緣地近輦下輙干中貴或抗忤執法立見搴謫沸騰矣馬匹不振者折色每料九斗折銀不過三錢折不辨本之半　上憂之詰兵部曰薊臣遇警張皇惟調客兵初謂權宜今已十一年未聞減撤不獨

煩費亦失人情如何練主免客大破常格卿博宜竭
忠謀別議以聞博乃申前說爲上十事大要免調延
綏一枝而預防之策請選京營爲八部部足三千騎
居十一爲傳報步居十九爲列守以春秋二季番戍
近邊庶勵近而恤遠也封疆之臣宜按行塞垣之外
相地戰守毋恃邊墻仍優哨瞭之賞倣甘肅塹院之
制而貧軍隔數百里係食者應令餉司徃就而支之
上曰可戶部議薊折色二十七萬九千有奇民屯漕
本色二十四萬七千餘石庚戌以來漸加京運增至

七十二萬有奇乞漕不與焉伍缺營逃則食宜羸何乃稱不足耶　上曰楊選之急在民運之逋也還悉心計選又奏振起標兵之法爲減入衛之張本也請于綏同遊兵選取三千益以遼保募兵之三千通分二部優以本色倍以馬鐙云給事鄧棟奉查軍需耗侵以巨萬計曰舊督臣許論餉司閻光潛之失也籍旣虛丁復濫主或代客而戰客或代主以守門皂輿承盡食軍門之餉商民將領胥成影射之風　上追治有差選奏民運所以贍主兵也乏之匱動至數萬何

也攬收詛擾于姦民逋藪抗違于巨室批關展轉于虛文侵牟觀望于獨免此四者軍民之蠹也會泒爽于成限徵歛失于及時比併混于無等覈蠲徵之不實稽銷註之欠嚴追逋負之無法屯租之弊甚于民糧武弁不肖甚于有司此六者官司之蠹也　上嚴飭四十二年廵按温如璋奏主兵之數巳練者十之七矣　上喜賚選等銀幣焉俄夷酋通漢叩關副帥胡鎮伏兵執之通漢者辛愛之義酋父也其子縛癘老至墻下請易之選乃悉數其罪而釋之獨留通漢

要以其子入質令其諸子迭爲質馳疏詡其略。上
復錫以銀幣十月丁卯虜大入潰墻子嶺 詔宣大
總師馬芳姜應熊劉漢祝福等速入援以尚書江東
統之鎮遠侯寰顧集京營分布十六門 上諭內閣
曰東見火光去都不遠何不聞截殺耶隨諭通灣二
地急保之以漢護京以芳護 陵毋怠時大帥胡鎮
孫臏已赴通迎敵有 旨遣官齎餉犒之博等奏
陛下恤諸將至此士氣當益奮諸大臣奉勅守門者
以調兵不至疏劾博夜呼崇文甚急侍郎孫植以博

習邊事。而疏必激　上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大呼曰兵至矣。俄而總督遝以虜東退聞。上疑之。問大學士階　徐曰。聞賊少退。恐詐也。而遝遂謂追殺。果一行否。階曰賊營在平谷。遝對果巳徃通。然謂之追送則可。謂之追殺則不可。上曰然。是送言殺。其誰欺乎。兵今四集。遊戲塲耳。庚戌之轍。又成故事。博等有甚奇謀。聞彼怯夜戰。何不夜攻取勝哉。皇高祖歲一巡邊。皇兄亦威振若彼。今內逆欺。外賊侮。寧不可慨。階乃馳告博。博上戰守十事。約徵大兵。募

敢死。擣虜巢。榜賞格。然酋已大掠順義三河已入日矣。分圍下店。裨將趙漆孫臏死之。大帥鎮潰圍出。給事中李瑜劾奏。遝等擁兵畏縮不前。東應熊福不驅而犯難。亦何及矣。俟虜自出。豈所宜哉。會侍御黃泮亦劾墻子偺楊贏等。　上大怒。命錦衣衛逮遝紳等拷訊之。應熊等敗虜于密雲。斬首三十餘級。虜亦引而北。京師解嚴。　上諭博曰。賊滿載而去矣。丁丑虜遯。援兵撤。論功則東報斬級七十九。以應熊爲之首。巡按董堯封　上薊兵斬級二百九十九。以郭琥爲之

首。于是樞部叙之曰。胡鎮奮擊于孤山。江東追勦于石匣。大小戰二十陣。醜虜帶死扶傷痛哭宵遯。誠二百年之奇功。上玄威佐之丕顯也。 上予陞廕賚鄖各有差。是役也。三衛夷爲導。詒督臣謂從潘家口而進。誤信之。引銃先泩。虜乘墻子入。宜大遼。皆傾而援之。東西相伏。莫發一矢。會楊縉石玉來援三河。虜遂大掠灤東諸縣。無弄東既統援兵壁順義。不敢進。待其輜重去。以精騎殿後。諸將望塵而尾之。徐徐以虜爲節。號預火器。待之于鴿子嶺。虜被焚挐。乃別取道

龍峪磚窯。是時虜饜且疲。失道衆亂。兵法所忌。乃諸將徒取零騎罷弱者上首功。益中國之精良十七在是。而技能止此。及選紳逮。而諸將懼。雖僥捷蒙賞。然本兵竟無消。勺及矣。四十三年東虜土蠻黑石炭等糾萬衆。犯一片石。參將白文智禦之。巡撫溫景葵復拒之。攻山海不克而遁。總督劉燾會計日增。矣戶部裁抑之。以五十三萬七千爲額。然燾疏通潮河之水達于通州。小舟轉粟于密。大省僦運之費。往者牛闌山陸輸誠艱也。昌密之糧。起于庚戌。漕總徑運甚便。

後復空干通吏因緣爲奸霖請令江北山東二總直運至龍慶石匣近倉而止到日即給通關毋令淹滯漕卒兩利焉　上以邊卒多不用命欲須三萬以鼓之大學士階對春防賞矣秋防將以爲例賞之不見恩不賞適生怨耳不若足其本餉而賞則留之以待有功　上深嘉之　上諭薊墻久雨所圮亟簡才望大臣行邊于是遣兵侍遲鳳翔而土蠻界嶺之報至大掠昌黎等邑將宣亦有黄台吉之報矣始虜攻界嶺入羅漢洞諸將吳光裕俱無禦之者而情軍亦遁

去以故恣掠遊騎及于灤越三月總兵李世忠始引兵至虜巳退李家庄幾爲虜圍而策應諸路悉至虜乃解折而東出義院口會天大霧迷失道墮崖中人馬枕藉死者甚衆諸軍爭割級而世忠所上多僞者總按七百二十餘級　上乃降督燾黜撫耿隨卿民戍世忠墜帥王治道羅錫董一元張臣等賚金帛有差隆慶二年總督曹邦輔欲令昌永鞏標四營乞運近地免其赴京巡撫劉應節欲改昌平十六州縣爲衛而部持議不可應節上言宿蠹之大者支糧之遠

也馬价之嗇也撫夷之私償也行邊之煩也役邊軍而乗戰馬文吏之刻也武弁類多貪墨而繩之太過勢不得不曲意迎承以干薦達雖廝養臺皆厚為欵洽一切供億斂之軍中凡此五難諸邊有之而薊為甚總督譚綸疏曰今之策虜者曰乗障曰設險然薊昌東西二千里卒不滿十萬率晝地數丈而守一人虜聚我分難當一面說者遊兵破虜誠長禦而行之有四難夫虜長在騎而我制以車車戰須三萬人非有見伍討從召募歲費五十萬司農告匱一難也

燕趙之士數年銷盡矣非募吳越習戰士萬二千人雜教事必無成臣與戚繼光召可立至足可立效而疑者謂使之不可北教之不可南慮其有他是臣兩人尚不足信尚專之任哉二難也軍旅務在威嚴驟法必致大駭流言易生忠智掣肘三難也虜一破再破乃終身創矣忌嫉易生不能戮力再舉奇禍力至四難也姑就見兵選爲十枝枝足三千列爲三營一營于密一營于遵一營于三屯付繼光以總理小警自禦大入併力亦願　陛下少逭罪誅聽臣决一死

戰以收桑榆之効。此練兵三萬。必欲得鳥銃手三千。以衝其鋒。請選浙兵以濟時急。　勅遣錦衣衛二官往浙募之。令叅將胡守仁李超將之而北。綸又言十年來主竟不充。客竟不罷。何也。任未專而行未核也。請勿使按臣關臣與其事。二年有成。遣官閱視。乃底成績矣。御史爭之。亦各有條議。　上曰。信地既分。注意各異。不行專責。推諉坐視矣。仍分信地守者首之。應者次之。其馬戶抽丁之議不准行。於是都督戚繼光疏。諭薊鎮兵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

雖練無益之弊有四何謂雖多亦少薊兵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於將門弱者僅以充伍一也邊關遼遠既鮮驛遞使者絡繹將士逢迎是參遊爲驛使而營堡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不救於事三也遠軍邊軍之戍邊者散渙無統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緩備多而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蓋虜之所至無常諸將不能分身隨禦恃乘障卒耳然恩威號令素不

足以服懾其心。分數刑名素不足以稽齊其力。故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而不能用。二也。棄土著而不練。三也。入衛之卒嫌於非屬。無有紀律。四也。順天八府之班軍民兵四萬人各一心。五也。將以驍勇為上。然驍勇者一人敵耳。將既不練。何以練兵。方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夫射打者軍中之事也。今者徒有虛聲。而實未中的。且一營之卒為銃手者常十七。不知兵法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之數。一也。三軍之

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蓄今皆置而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強於賊而與賊共之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於車戰虜在近邊利於騎戰虜在邊外利於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薊邊兵惟習馬耳未閑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跡浙江

思用浙人有以也今各區守哨入衛之兵及巡撫總兵標下兵各守一方勢不得總練惟有總督標兵三枝付臣教練浙江三千分發十區在臣標下者數百耳臣無兵可練何職之能修况官銜出於新設邊將薫而不協萬有虞百口何辯願　陛下更予臣薊兵殺手三千鳥銃手三千或於西北召募或就薊鎮摘取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統領車騎合練軍中所需皆宜取給方今　朝議紛嘵難於改絃而臣擁重兵易生嫌貳請設監軍科道官一人以督臣

燕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章下部取回總兵郭琥獨任繼光焉編奏十二路間或百步內築一墩計墩三千座每歲可造千座每座費五十金此設險萬全之略也　上曰是編奏㨿繼光所論兵事令臣熟計其便謹條于左一就近募與摘見軍之熟便臣編曰遷區將也改三協爲副帥也班軍乘障而外悉餘六千付繼光練之既精更番以發之旬其兩班撥改遷領而淸衛軍多詳于本戶略于餘丁應稍更其法僉餘補伍而勾補逃軍當法行自近從順天八府始

也有行糧之資無修邊之苦則應募不乏矣一車騎合練可以用否臣綸曰兵法易戰一車當步八十人一騎當步八人險戰一車當步四十人一騎當步四人今制兵車七營分布十二路卽數萬之虜似無能爲每營重車一百五十六輛輕車二百五十六輛步兵四千騎兵三千駕輕車馬二百五十六匹長戰火器以車爲衛行則陣止則營不假壕塹遠施奇出無不宜之一鼓舞犒勞其費安出臣綸曰暫令大帥一千二百金三付帥各六百金勿令過侈使其可繼一

七原六失四弊何以圖之臣綸曰臣得便宜從事者無論矣失之與弊將不得其人故耳惟是班軍無制事緒煩劇尚專論之其臨陣調遣二事如協薊東副總駐劄建昌廵撫標兵既議屬之則本標與撫標當兩防之際俱赴建昌合練而後當以一營駐建昌一營駐燕河以備燕石東西之警得以就近首先迎敵次則薊鎮次則西協次則昌標以次而至薊大帥標兵駐練三屯兩防之時則當仍舊不動以備馬太松棚三路有警即當先期馳赴在東則東協守之在西

則西協守之次則昌鎮各標兵以次而至協薊西副總駐劄石匣總督標兵既議屬之則本標與督標當兩防之際俱赴密雲合練而後當以一營駐密雲一營住石匣以備牆子古北石塘三路之警得以就近首先迎敵次則本鎮次則昌鎮與東協各標以次而至昌帥標兵駐箚昌平亦當仍舊不動以備居庸黃花鎮邊三路有警即當先期馳赴次則西協次則薊鎮次則東協各標相繼並至凡遇遣調每營各遣騎將各將騎兵二千先馳赴拒兵車隨進本路各要口

把截以待決戰仍限以日程軍法無赦然馬之日耗可慮也馬死則追樁樁不足則追棚棚不足又罰其官至嚴矣然官懼而匿不聞反陰收芻茭而賂免之責之卒而力困則逃矣巧立爲均攤冷補之議或月扣樁價五分者此錢不得輙用又以補部議之未終也俱從所請綸奏築臺之役部以簡墩省費必不能從三千之名改爲一千六百座而流言傳播臣願請罷斥 上曰綸其堅持毋惑人言侍御劉翾應修省陳言曰頃見延綏班軍之歸也一車所載生居其一

而襯居其二憔悴而泣曰行月二糧非不厚年例非不時本折非不足然而過于倉攢漁於將領勒于家丁害于主兵之偷逸歲雖一更暑雨怨嗟枵腹困踣至此上憫之勑該部悉心以晝御史傳孟春所陳折支積貯事宜約每米一石折價七錢酌地里遠近爲改折之差數在薊者遠五月近四月在密者遠二月近四月在永者遠近俱四月新陳相易豐歉互通此並濟之法也至于馬草十萬解京則應附近輸納勿折爲便少傳博奏秋防曰今之論者咸以守牆爲

怯言似可聽而實無少效夫逐之墻外猶害七而利三奮之墻內則利一而害九矣墻者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也實則戰也臣博嘗拒打來孫十萬之衆以爲當守墻無疑也大學士拱高等議備邊八事隨宜修舉以行五年東西虜約分犯土蠻從捨刺毋林馳冷口把都兒從插漢腦兒馳古北口俺答從腰帶馳獨石黃花御史傳孟春上其狀萬曆二年遊擊謝惟能告儆于兵備崔鏞韓宰曰西虜青把都方祭旂譁聲寇邊而志實在界嶺義院之間總督方逢時大驚與

給諫李戴蔡汝賢後先奏記。大略曰入市曾幾何。卒有此音殊未可信。第其巢旁東虜察罕而又以女東桂適長昂或垂涎于青酋得西市利故駕言西虜以逞已奸。遂至奪其蓄而固其黨。時或有之俺答以番書報曰青把都業已聚兵舊開平志在寇上谷塞廼日索薊賞云。大司馬譚綸按御史陳文衡奏薊故無此例也。宜撫吳兌使解宗堯及夷使鐵寧往諭青把都言我來爲欲略朱赤達子。漢使欲絕我貢市。謂我爲亂遼陽。貫利上谷。趣罷兵去。總戎戚繼光雷龍具

以實告。今日爲東邊患者。唯長昂而已。大司馬譚綸覆奏。 上曰所報虜情。前後異詞。東西異狀。通無的據。將來何以待敵。暑月饑荒。無端爲虛聲所動。周章調遣。先自罷勞。今後各總督鎮巡官。居平當戒備。原諜探情。有警持重安詳。示以整暇。不許沿習舊套。虜未至而虛張賊勢以避罪。虜已退而虛稱斬獲以要功。國法不宥。本兵居中。亦要沉謀審算。動中機宜。毋但依邊臣言。謾爾處畫。致乖舉措。給諫蔡汝賢亦劾張學顏。大約言屬夷則虛張聲以挾賞。將領則假訛

傳以冒功。爲陸戰者則曰虜塵不斷。綿亘百里。爲火攻者。則曰烟焰蔽空。燒燬約有數千。爲水戰者則曰犁沉賊船。漂溺殆以萬計。皆成套語。三年。土蠻大會青酋二十萬。馳大寧舊城。大將軍戚繼光察其情曰。屬吏長昂。假外父行使。已搶掠已耳。四年大帥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成。遷安縣南百二十里。卽忠義中衛故地。縮歛于居庸山海兩關之中。舊城痺薄而隘。修立營廨。增盧龍漁陽之重焉。夏炒蠻盜我鴉鶻菴邊。鴉鶻山者。西盡窟窿。東盡盧家安楊木頂。長可六

里。縣崖峭壁。絕頂一口。以女墻堵之。人跡罕到。東西敵臺皆遠。烽臺半居山下。南兵守之。樵蘇往來。遂成間道。沙巒嵗稟食古北口。知地形。今霪雨墻頹。沙巒窺隙而起。夜半踰口入市。詐言延綏客兵寄宿。殺潘仲文等十人。市皆大驚。烽臺兵覺鳴砲。路將死宗儒提蒼頭軍百餘人馳救。虜退走。宗儒追十八盤山百餘里。行至拾喇智。伏虜起圍。遂中宗儒及兵卒湯克寬。千總高大朝。蘇學奮救亦被死。副總張臣徐枝。遊擊高廷相李如梗劉楫。兵至解圍引去。臺臣王一鶚

劾奏。事下大司馬譚綸。覆奏罰一鶚戚繼光俸三月。左遷錢藻張臣以高廷相丁茂屬御史逮問之。八年總戎戚繼光。聞虜入遼錦川馳援于中前所。詔加少保。十年是時也。長昂受賞于漁陽而又從西虜寇寧前。青把都姪咎不慎受賞于上谷。而又從長昂寇薊遼。兵書梁夢龍給事張希皐楊芳。乃議嚴爲之禁。風諭三衛。毋得藉他夷姓之闌入而罷其貢市。十一年長昂戕我諜人張剛。欲阻部夷入貢而董狐狸弗用其計。竟款喜峰口。長昂捕人于界嶺間自若。寇三

山入高橋。小有掠。兵備劉易從拒之。長昻復犯臺頭營。烽至兵備成遜大帥楊四畏副帥徐從義出禦之。虜奔劉家口。折墻而入有所掠。遊擊路宰以南兵趣烽鳴砲而驅之。虜復盜桃林。大將軍即陣中斬失律者千夫長李養性周伯珠。長昻去。 上依督臣張佳胤議。革黜徐從義張紹芳而勒總兵四畏戴罪時上方幸山陵、督臣應扈蹕。有 旨在鎮住理。免候蹕。小阿卜户寇黑谷關。遊擊李尚賢壁關中。矢下如雨。虜遺鈎鐮部印。李植行邊。奏記巡撫翟繡裳。罰月俸

有差。是時臺省馮景隆楊芳等彈文屢至。而虜乘夜殺掠黑谷關。副帥陳文治及李尚賢掩其骸告諸死者戚屬母成服。母悲號。御史汪東之按驗得其姦。有旨逮文治尚賢論斬。十二年小阿卜戶挾我賞總督佳胤折之曰。何以謝青把都也。雜以馬蘭路。疲于東西矣。不可。青把都馳長昂營聲言聚兵大寧城老河屬夷滿都不賴走以告。而小阿卜戶不與俱。乃借端西虜挾我開墻子嶺曹家寨兩賞也。總督張佳胤。御史蕭大亨。如其情以狀聞。曰小酋牽制首尾。使我

力分備寡。既不得併勢于東。又不得忘情于西。請捕治其罪。小阿卜戶乃遁去。十三年六月。朶顏酋董狐狸自款塞下。脫帽跪起。甚悲。言向來犯邊。皆東西二虜同名姓者所爲。張家胤讓譙之。狐狸叩頭稱寃。抗實前事。使得奉撫賞。八月。東虜長昂闌入喜峰口。降罰正佐將吏有差。九月。朶顏酋長昂。遣其母妻詣撫院告款。刑科臣王繼曾奏邊臣敘蔭太濫云。十八年。長昂挾賞于喜峰。大帥張邦奇。詳許昂增布帛七千。誘通事張五烈二十五人。至義院口。醉而殺之。上幕

膚功。十九年。長昂忿憤張邦奇之役。犯大毛山伏喜峰口。射殺我諜者。大帥王保等連兵生獲小郎兒七人下大司馬議。從　穆廟令甲曰。薊門凡捕獲小酋長及大酋長如土蠻者。大破賞格重爲陞賚。他塞不得引比。乃遷王保等官階。二十三年。長昂屢歲獻所擄人畜。邊吏還小郎兒四人。梟阿都三人。而郵張五烈等。兵書石星議也。二十五年。擺腰台吉糾衆近邊。總督王世揚言。擺酋經年不貢。每年乞賞。近且聚兵欲寇矣。當相機堵勦。以示懲。三十年。犛兎撥計二酋。

將寇石門。總督萬世德諜知之。乃于七月出中路捕斬八十級。順天巡撫劉四科疏。薊邊撫賞歲費五萬餘金市之江南。價侵貨惡。纂組其面。麻枲其裏。不稱權量。夷心未厭。甚有揮刀詬而裂繒。告換愆期。守門叢弊。今宜年終甄別路將。與委官著其連坐之罪。三十一年。御史湯兆京劾奏薊遼總督萬世德。才全行險奸尤濟貪。最可恨者。朝鮮任方重大。天津去遼陽不二十日程。徘徊四月。始抵前屯。猶以虜阻上章。希復久駐。既以違命逗遛。迨倭奴盡去。世德馳入朝鮮

報捷。世德未曾督陣。何以稱功。又復盜功掩罪。出鎮二載。漫無成算。專以塘報塞責。贓穢所至貽彰。靟贄不遺下賤。取償轉付諸營。滿載歸來。捐貲結納。奏入不報。三十六年賴蟒二酋。跳于三協。參將李宗。勉核太甚。起夷怨心。入犯建昌河流口。劉一潘逗遛不進紅。旗把總傷焉。大帥馬棟舉烽援之而遯。巡按黃吉士兵科宋一韓劾之。是時虜猶畏杜松名。弗敢深入云。五月薊帥杜松傳烽曰東虜稍大成。根根大成。擁二萬于喜峰。我南兵百總何天榮。死于鳴鏑下。松督

朱天煒等。火攻退之。三十七年正月初九日。黑峪口夷丁。經過兎兒山晨炊。清河居民。望火光奔竄入城以數萬計。蒸暍于河流口之慘也。京師內外震。十六城門一時俱閉。本兵具疏。乞發帑為備。四月兵部上方略曰。東虜故住牧宣之北。大漠之地。至加靖中。虜酋打來孫與俺答。盜馬佌殺。遂挈所部。東從。盡收朶衛種族曰。番跨三岔河東西。無非揷屬。夫固元之裔也。虜酋伯彥罕物故。其子虎墩兎甫十餘齡。而諸部奉之無二心。則殘元之策威尚在。而蒙古之名分猶。

嚴矣。有煖兎拱兎等內輔。而賴暈大蟒金兒等爲外嚮。款遼則攻薊。款薊則犯遼。我之財力疲于市賞。而彼之恫疑虛喝。靡不得志。其用物愈私。而操術愈譎。門庭至近者。挿漢是也。國初置奴兒干都司。設建州海西毛怜等六十餘衛。久之吞弱噬寡。而建州弘盛。夫固金之裔也。奴兒哈赤。以左衛旁支發憤。誅卜寨併南關。善假仁佯義。信賞必罰。結宰賽爲脣齒。通西虜爲外援。今且垂涎北關那林孛羅白羊谷等。已見告矣。又聞其招誘朝鮮叛人。習火器。知水戰。將圖取

朝鮮爲室宅。而外併二關爲門戶。混同之江界日損女直之故智仍存。不在驅略忠夷是也。其余出沒靡常。若五路家賊炒花等酋。則又古山戎之裔。以遼左彈丸黑子之壤。而蒙古女直。全部裔夷。環繞而蹂躪其間又皆方盛方張。自河以西。禍起于揷漢。則廣寧寧前錦義諸州危。自遼陽以東。釁起于奴酋。則開原遼海諸州危。若腹背受敵。夷虜交訌。則全遼將非我有。而薊門畿輔危矣。給事朱一桂。以爲遣使入拱兎淶旬不得拱兎面。此虜不急款也。昔年遣使建酋增

車價。至今悔之。督臣王象乾報曰。去歲夏。朶酋賴暈大。長昴之子。句班白二酋。犯遼革賞。忿而糾蟒金兒窺邊無虛日。臣令力疾馳薊。差通事虎喇戲出冷口。而賴酋已犯流河東虜。挿漢都令。復十萬逞矣。虎喇戲回言。諸夷以革賞聚兵。通事入太寧之屠紀營。打不亥稍歹成在焉。虎喇戲曰。所擒者行賊。逆巢也。別賞如故。于是虎墩兎憨率部夷領喜峰之賞。黃道中曰大勝堡之役。拱兎爲之。韋字生曰。稍歹成爲之。則宜備錦州矣。頃之蟒酋悔過。俛啞拜爲之請于董家口。六

七夾服而舍之。此其傒也。夷情通而　國體尊。貢和誠所當嚴。而往來終未可斷。若動以遣使爲戒。邊臣益局局矣。三十八年御史金明時閱視已竣。特糾薊帥王國棟。先是順天按李光輝。宣大按吳亮交章論之。有　旨王國棟策勵供職。宥過用人。故此寬假還說與他。噫。奸帥之無與援。吾不信也。四十一年正月。滿旦變。只挾賞于石曹葦子谷。總兵蕭如薰拒之。九月粆花革賞已三年。而遼河間無寧宇。茲者遣九子叩關。願分隘而守。按地而責之。如一年恭順。乃領若

賞。而乃可五路。久不赴闕矣其賞懸之。以酬滾金阿卜害十五人之數。總督薛三才酌其情。部議報可。昌平道曹愈參曰。黃花鎮舊有河間寧夏車營。一枝乃因修大邊之役。暫撤于渤海。夫舊邊既四十里。水峪迤西。坦而無邊者倍之。今渤海大邊鷂子萬淵一帶。已築矣。車營宜復。四十二年總督薛三才。以奴勾煖兎炒花宰賽。乞援于薊。莫若止援兵。而增募兵。合麻承恩之千二百。曹文煥之千名。三屯之家丁。實廢將于其中。共為新營。所以建威而銷萌。兵部如其議。正

月永平臺頭。以乞糧噪于燕河。又噪于密雲。擐甲滿弓。歃血相向。時薊餉缺十三萬。御史李徵儀請之。曰三日而四噪。其囂凌者可虞也。四十五年虜犯喜峰口。巡按薛貞劾叅將郭珍等。降罰之。兵科熊明遇曰。近日薊邊張用騏等古北路之戰。斬滿旦部六級。高策孫顯祖等松路之戰。斬騎駝部十八級。或暗出烽西。或夜渡滦水。不可不謂非搗巢。然騎駝久覘薊而我入險能脫。騎酋胆裂矣。滿酋母子狙詐。麻卽之戒。不可不防。倘如故約。案亦可結。督臣薛三才撫臣劉

日梧。所上首功賞僅如許。未若延甘之濫傛也。四十六年薊督汪可受曰。奴陷撫順。而虜攻瀋陽。夷出虜入。狡肆異常。請開破格之賞。廣鼓舞之路。開納級之途。暫停遼人科舉。以殺賊之雄者 賜進士。如雜途之聽選弁流之替襲。悉准賊功以越之。兵部具議。總督移駐關東。有 旨督臣出關調度。事出創見。似難輕舉。既議妥。其 勅可受統兵行。於是可受陳援遼之聲實。自四月二十二及五月初十日。僅選薊兵五千。再酌出關之期。合八邊兵而後進。 詔曰。毋得逗

遼時朝論及總督薊遼者可受疏辨之以爲臣轄薊耳其加遼字則　勅書相沿之誤臺省文章可受大不敬無人臣禮可受以病還籍七月巡按王象恒奏抽薊助遼共六千四百人精銳幾盡奴不惜多金厚幣深結西虜擾我于市口請于京營戰車營二枝五軍戰兵二營一枝所以壯門庭也部議叅將鮑承先統三千四萬人以往四十七年二月遼左三路喪師滿酋乃壓于馮家谷乞增新賞西協駱駝之子卜咎仍踵父智來窺東恊則虎墩兎憨傳其二十四部乘

薊之虛以十萬騎恣掠山海間。撫臣劉曰梧。急請京軍六千爲守。帑十萬金爲賚。八月滿旦母子。以五千人從白馬入分攻高家堡。乘我調遣虛也。副帥張國麟遊擊朱萬良劉登瀛等禦之去。時遼鐵嶺再陷。虎墩兎憨遣崔兀榜什等待賞于鎮靜關。撫夷官王牧民。牛酒饟犒有加。腦毛大黃台吉甚喜。乞箭萬枝。白金三萬。黃金二千。與其娘子妹子及弟他不能等枝葉。不更令牽援助兵。講折十數反。乃加賞四萬金。總督汪可受叙各并勞識者議之。十一月西虜那莫賽

同伊毋亢邦三恰叩關獻其擄者三人乞三歲之所停賞願認三九之罰而留其額給者布四百段四疋餘則補之鑽刀而去天啓元年四月總督王象乾行邊張鶴鳴曰西虜萬不可絕惟有撫之一策而已三十六家頭目猍暈大董忽力煖太貴英他不能索只速讓台吉哈那彥不喇度台吉哈那顏蟒金他不能蘇不的九旦卽素又罕索羅世等擁萬人護邊拒奴列幕垂垂諭王楊嘛喇往曉之自寧遠前屯以西至薊朶顏三衛之虜也設立之規原善自寧遠以東至

廣寧。虎墩兎憨粆花宰賽等。元之裔也。部落雖多。而勢不聯。其芝蔴灣一帶。積浪荒沙。虜率棄之。運砲于鳥護器于堡。如効其順。因而撫之。司馬曰不武。司農曰不經。邊臣曰罪府。然而額賞之外。曰迎風。曰過夜。曰祭旗。曰喫食。頭緒正多。括軍貼民。隱憤含怒。或有風聞。朝議郎以一切文法隨其後。而虜情携。邊局壞矣。二年九月。奴兒悉山海之有重兵。欲假道于插漢兒。犯我喜峰而西。虜駱駝之。男卜答巽復舊賞。東虜哈喇慎及宰㜧二酋。亦赴喜峰大口。籍機要挾矣。撫

李瑾。督王象乾。請備之。經略王在晉報虜情曰西虜以憨爲主。而東夷亦視之。故講賞爲憨之鉅費。而貴英哈者。虎酋之倖臣。其部曰朗素。則猾稽貴重。奉憨之令。索三季賞。拒之曰。廣寧賞地何在。已而索王猷賞。拒之曰猷何在。已而索舊撫馬價。拒之曰馬何在酋不能難。卒聽張喇嘛王桑吉爲之盟。奴兵到。憨兵不到者罰。一年兩季。計二十萬金。又有錦州大廣堡。開元鎮安堡之賞。屬廣寧。高台堡之賞。屬寧前。又歹靑雖係憨族。而不與憨同賞。抽扣爲最悍。與拱兎歹

青為一黨。奴亦多金購之。我歲額不能勝也。哈喇慎白顏台吉原非薊門之虜。乃罕索羅窺我之弱顧要之。五路妻子為貴英所占。五路憤而投杪花。杪花不能養。奴用之守廣寧而遷其降者于海蓋。此皆可虞。故款者縻之。戰守者自強之也。十二月。行邊尚書王象乾報車營之制。車兵三營。營各萬二千人。密護陵京。薊援山海。永專出關外。列四壁。用鹿角車八十輛。共三百二十輛。壁環八門。每門屏以偏廂車三輛。共二十四輛。中權出奇。獅虎車八輛。輜重四輪。獨輪

車四十輪。合之爲車者二百九十二輛。以共計四壁鹿角車。及八門偏廂車。每輛用兵二十五名。共用兵八千六百名。中權獅虎車。每輛用兵二十五名。輜重車每輛用兵十二名。共用兵六百八十名。又各將家丁。及各局百總。共二百名。合之爲兵九千四百八十名。御史梁之棟曰。頃見閣臣孫承宗慷慨當關。繞兩閱月。汰將吏。嚴賞罰。練兵馬。辦營房。閭閻不擾。烽燧不鳴。久任責成。方可奏效。而種種無稽之言。亂人視聽。市虎未就。會杼已投。揣摩牽制。無益成敗之數。則

言語省而精神合。所爲在廷諸臣望也。吏科阮大鋮
曰。共安樞輔之心。合奏樞輔之手。乃克有濟。二十四
日巡撫岳和聲曰。兵家之要無過正奇。約以三言。曰
分。曰合。曰誤。如津如登如鮮之爲正。爲奇爲分爲合
爲誤者。不具論。關之上。關之外。中前所前屯衛塔山。
杏山以往爲正。而關之內。自薊密抵永鎮三協兵馬
爲十二路守口計者。屢屢以防禦沿邊。而時虞挾賞
之西虜。東而山海。自紅花舖深河蘆峰以及撫寧西
自陰舖雙望。以及蘆龍。凡一百七十里。皆關內正兵

處也、絶無一旅爲救、爲寒心。僅就舊額標兵三千六百人。議建忠武營。益餉補額。酌製龍驤車一百二十八輛。接八陣兵法。都爲車營。具申督師閣部。委袁驥董率團練。爲水鎮正兵第一枝。自盧龍至撫寧蘆峰十里爲吳官營、凡八十里。山峻而氣聚。又一隘地也。僅將宋士英統練。沈閣臣南兵四百名。汰去驍徤。三百戍守。益以通判柯仲炯募練。李一鳳。所統兵二千人。益補募叅將劉爾化。統領徐詹翰民兵。近爲臣所汰革七百名、合士英者三千。爲威武營。以西接盧龍

爲正兵第二枝。自撫寧至榆關二十里爲深河。凡四十里可旁走樂亭昌黎深豐之間。不經永平直抵昌通。其地高而勢漫。又一支地也。北至駙馬寨二十餘里。僅將米元良新兵二百戍守。而距深河尚遠。將買祥前所募兵。爲叅將黃調煥統防黃花鎮二千五百名。合元良者三千。都爲宣武營。以東接山海爲正兵第三枝。關内之陸奇兵在一片石義院口也。杜應魁領之。關内之水奇兵在月坨牛頭崖海口秦王島三處也。津門直沽諸艘鱗次以待。以董大勝領之。三年

正月總督王象乾。告虜貢之責成。曰哈喇大酋。罕索羅。勢有犯令口桃林意。帶甲者二萬。方憂兩河。又虞三輔。賛畫主事鹿善繼謀之。遣都司閆守信守備王揄胡往諭之。西僧王喇嘛化導之。色動脫帽遷帳。請自發所部窮廬二百戸。令三衛酋長猍暈大煖太朗素速不地。岔以穹廬千幕保塞護關。虎墩兎憨遣貴英哈來臣親撫之。比聞奴兒不惜斗金斗珠購都哈卜歹吉之長子為婚。廣寧之西為永子歹歹青之西為洪兎。洪兎之西為抽扣兒。使都令折而入奴。則洪抽必從

其泒。強可奈河。多方拓之。哈喇大酋伯彥台吉暨罕遠羅跌。及卜喇兎俱至。願貢弓矢而增吾障。于是抽歹昂洪七部。亦齊聲而叩喜峰。抽則助防中右。洪則助防錦義。昔之備西酋者。今借之以偵東奴矣。天津巡撫李邦華陳行間實務略。一曰定兵志。二曰東兵身。三曰嚴兵律。四曰理兵械。五曰分操練。六曰嚴逃補。七曰重將權。八曰旌義勇。九曰杜占役。十曰修馬政。已行者如農之有畔。欲行者如農之望歲。然闕御史潘雲翼閱其所區畫。所鼓舞。深服其精練云。二月

天津巡撫李邦華議曰。鎭海前後三營四千人。孫應奎足領之。左之武林有實宜裁。大沽者樓船刀斗之所也。去津門百二十里。戍戍間曾設備倭都司于此地。事平乃撤。今合三爲一。壯波臣之援。津所轄南北海界。南盡鄭家溝而趄口。爲適中。駐之以江南營。北盡馬頭營而黑洋河。爲適中。駐之以舊營。指臂相應矣。旅順三岔片帆直掛。則樂亭之馬頭營。灤州之艮行柳冲。區也。或以月陀爲出入游衍之地。則聲靈益鬯於海外。或以秦王島姜女坟。爲上下偵探之所。則

呼吸嘗通於咫尺。斯弗鶩于遠矣。三月津撫李邦華。曰津門之急關門也。翟子勳以二千人。劉永昌以三千人。悉赴山海。雖曰津有標正二營。殊新附未堪用。然春防之設。亦更番之而已。十一月朔巡撫張鳳翼塘報。叅將王楹拯樵于仙靈寺。不意溝內西虜趣而爲搆。遂乘不備。戰于小圍山。楹力竭而中于刄。李來春馳救之。輿尸還。巡關御史潘雲翼曰。香餌金繒有加嚮昔。三十六營之羈馬胡以决齧狂𤢖哉。撫夷官王牧民朱梅王之棟。責將安辭。巡按彭鯤化曰。撫西

虜。所以禦東夷。使不爲夷用。爲我用也。乃我方借虜以禦夷。而虜反借夷以挾我。我不敢殺一虜人。惟恐壞我撫局。虜乃時殺我漢人。全不懷我好音。是虜以撫愚我。而我以撫自愚也。兵部覆樞輔飭撫之議曰。樞輔深鑒用虜之爲虛着。撫虜之爲實着。算撫之地定撫之額。主撫之官。講撫之使。防撫之兵。益其愼也。市場宜分。息羣猜也。坐門宜遠。廣哨探也。先年三衛在薊。而市乃在遼。無亦迂踪以絓其變。而李來三貢入雲中。則有戒滿蠻之附居塞下。則有戒葦干之乞

大寧廢城。則有戒。豈謂今日不然。則越界者法無赦。
況同地乞賞。尤易生心。大部種貴則犒豐餘亦得兎
而飼鼠革除應著爲例。新增更白其因則踰格者法
無赦。兩河告潰。成格莫稽。倚一二弁爲關說以低昂
爲規矩。一部而受數市之賞。一賞而分數等之格。勞
者乞恩而要挾者亦聽。老者乞襲。而嫁娶者求添。郎
白馬關之役。守弁醵金而踰其分。獵月糧以貽賞槗。
而卸罪于汪燒餅之一部。則弁疏私許者法無赦。夷
畱我漢人者。轉相鬻貨。更有不法。則何棟計擒哈丹。

許論捕斬白通事之例在也。至撫勦互用之法。則先朝有行之者矣。分五路兵以蕩虜巢。而后貰其罪者。永樂間事也。選三千人以練其酋。而後許自新者。宣德間事也。分兵三路。大創三衛。而反貽導虜之隙者。正統間事也。顧兵力何如耳。四年四月。桑阿寨下小獐兎以丙辰狐山之犯。孫顯祖斬其二十一首。特索夷命為詞。撫臣鄧渼曰。我未之前聞也。駱駝死而卜答復其賞焉。亦未聞所謂捨蘭兎也。今小獐兎。欲冐駱駝。而代償其命。捨蘭兎欲冐卜答。而分其貲。則

扶同之當拒矣。

職方氏論曰。帝不襲禮。王不沿樂。我明據非邊而建萬國。龍旂御于大漠者四矣。光被重華。幾及敷。將取姑與。豈慮割大寧者。竟折大寧。迄開國以前。治外邊。靖難以後。治內邊。夫邊不日舒。將日縮。薊之縮也。以遼而吭。以上谷而肱。以盧龍而背。從都司。改興營。三十年而有土木之釁。則三衞乃狙伏乘其墉。於是大帥遊徼。錫以大長秋。指多而視者眩矣。易曰。近而不相得。凶或害之。悔且吝。巍巍 帝階穹廬。偪處爰

及正德花當把兒孫之屬。族衍日蕃。權幸者。斬遼金來松林。百萬殆盡。庚戌之變。謂之何哉。夫八區三協。制綦縝矣。南臺列堠。必稱戚將軍。然黄草溝之役。兩出而兩失利。將將者固益之久。且專偶其轍亂。不損干城也。湖河川殘元避暑故道。與古北喜峰俱天險。然歷考金人起遼東。顧西拔大同。由居庸入遼人起遼左。亦由宣大入于居庸。元人起和林。于開平甚邇。亦不由古北諸路。乃南取宣大。由紫荆入而南攻居庸破之。豈所謂鄧艾入蜀。不從劍閣。尚讓入陝不從

盧關耶。丘濬楊守謙之論。飛狐故道。權其突而與吾漕。近乃泒運草豆。飼馬諸傜。疲吾民力。其何以堪。夫三關四鎮。與京營相表裏。暨春秋入衛。而齊豫晋趙。莫不簡驍健聽止。齊馬控弦。內外何啻五十萬為雄。乃折班銷銳于版築。禁旅替弱于周廬。勤尺牘而盈譎書。侈苞苴而投倖賞。勿謂金繒可恃。竊恐三十六家者。不戒以孚也。　祖宗朝先大創而後綏之。故能好以衆暇且整。延至中葉。則曰虜匹馬不入爲首功也。將吏相要約。捕虜者抵于殺人之罪。采薇之薄伐。不

足諷乎。今遼聚天下軍實。似可芘賴薊宣間。而殷憂孔邉。當申百里住牧之禁。曰凡入吾圍百里內者。擒巢勿論。陽尊其名曰撫。如故。陰破其情。而倡邉人之敢心。庶幾其有起色。天津爲漕咽喉。增設纛牙。以備倚不淮撫若。以車騎。不薊撫若。猝然有急。則兼之。意者齊魯之德營。兩河之磁營。新立之通營。昌營足以制其犄勝。要之力袪京營之敝。億人勿億。心其一心。雖君子六千。橫草左賢王。可也。奚慮神州肘腋

全邉略記卷之一 終